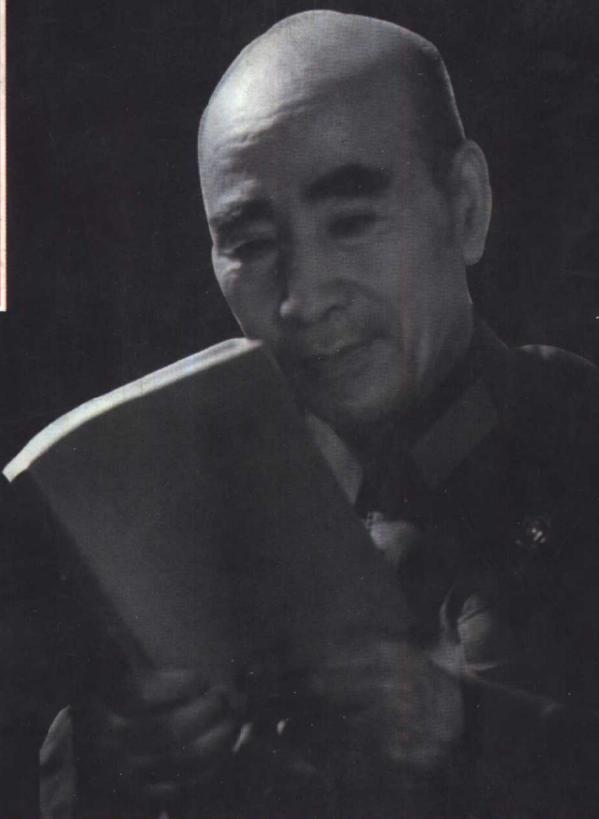


闻峰著

神坛下的林彪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神 岐 下 的 林 魁

闻 峰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190 号

神坛下的林彪

闻 峰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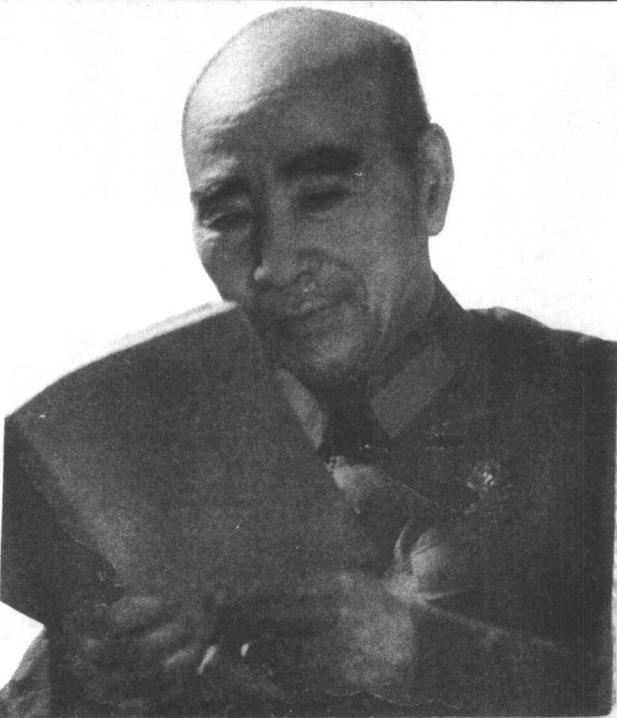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甘肃人民出版社
(兰州第一新村 81 号)

经 销 者 新华书店发行所
印 刷 者 中央广播电视台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 221.728 千字 10.25 印张插图：4 页
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20, 000
书 号 ISBN 7—80074—683—6/K·37
定 价 1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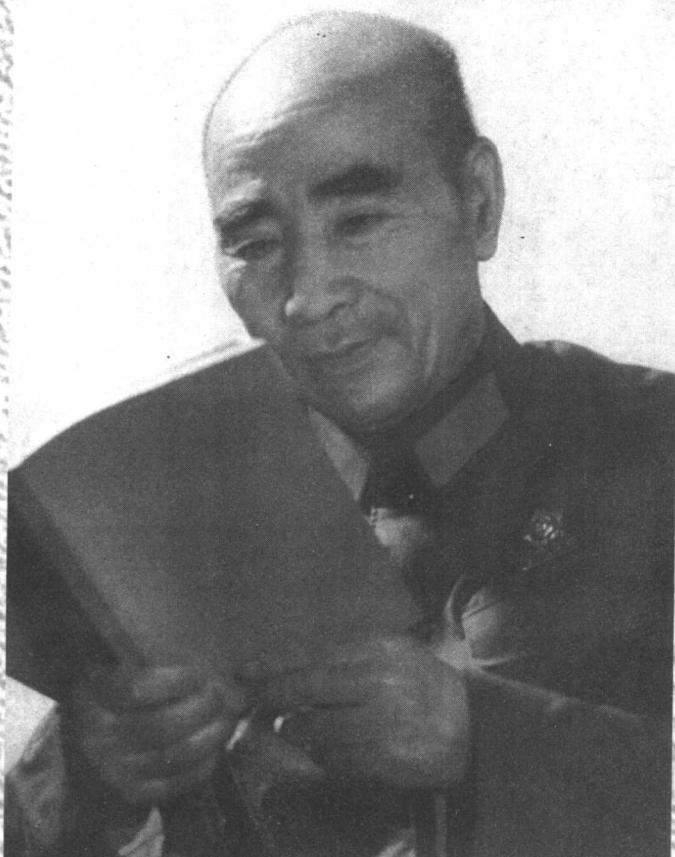
神坛下的

孙红

闻 峰 著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毛泽东主席像章
在毛主席领导下革新中国
立新功
林彪一九五九年八月







内 容 介 绍

20 多年前，林彪、叶群夫妇称雄称霸，不可一世。林彪行为古怪，叶群生性刁诈，他们夫妇有时是至爱亲亲，有时是剑拔弩张，闹到非离婚的地步不可，但更多的是吵吵嚷嚷。作者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，以无数生动具体的事例，淋漓尽致地刻划出了这对夫妇的灵魂。他们用最原始的“一分三十秒”之类的奇举，实现“三忠于”、“四无限”；他们以世所罕闻的“一屁股坐坏”的妙语体现整人手段；又以“螃蟹里面有政治”拉帮结派。

毛家湾是他们的窝子。但毛家湾不是“洪洞县里无好人”。迂回曲折的故事，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人物，在荒唐年月演出的可笑、可悲乃至可恶的一幕，尽情地敞向了读者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以往的憧憬哪里去了	(1)
一、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书	
二、初见林彪	
三、更年期的喧嚣	
四、林彪的毛家湾	
五、为了一分三十秒	
六、“千年的文字会说话”	
第二章 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	(50)
一、“怀恨的人，恨必反报于他”	
二、“给他当老婆，倒透霉了”	
三、仿 字	
四、夫人的职位交易—陈伯达的家庭纠纷	
五、萧华蒙难	
六、邱会作跪在叶群的脚下	
七、“八条命令”颁布前后	
八、黄夫人攀亲	
第三章 火从何来	(93)

- 一、“各位且熄心头火”
- 二、扔在痰盂里的一封信
- 三、台球室里的密谈
- 四、“十条很好，照发”

第四章 伟大的谦虚 (117)

- 一、一个连队割麦子
- 二、标新立异的国防部长
- 三、三个女演员和一场演出
- 四、“萧华是被首长一屁股坐垮的”
- 五、“七·二〇”事件前后
- 六、江青的一封公开信

第五章 如愿以偿 (158)

- 一、“螃蟹里面有政治”
- 二、鲁艺学院的美男子
- 三、语录本上的“×”
- 四、借端生事
- 五、准备“九大”讲话
- 六、特殊的使命
- 七、南国选美
- 八、“摘桃派”
- 九、重上井岗山

第六章 安眠药的过失 (228)

- 一、毛家湾请来一帮学者
- 二、“关键是十月一日、二日、三日、……”
- 三、所谓“林副主席的第一个战斗号令”

目 录

四、金壳怀表

五、这棵大树好乘凉

第七章 特殊的粗茶淡饭 (260)

一、“大海”的照片

二、“超天才”的崛起

三、庐山会议侧闻

第八章 我只是想看看你 (282)

一、火烧《金瓶梅》

二、谢谢你，豆豆

三、别了，毛家湾

第一章 以往的憧憬哪里去了

一、赴任——惴惴不安的林彪秘书

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。

他，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，这个早上。

这位三十岁的军人随着大串连的红卫兵步出检票口。他个头不高，皮肤黝黑，方型的脸庞上，架着一副棕色的宽边眼镜，显得文质彬彬。

不知是激动，还是拘谨？他站住了。

神圣的、陌生的、沸腾的、火爆的北京，一下子涌到他的眼前：

高高的钟楼。宽阔的广场。红彤彤的语录牌。五颜六色的传单、标语。

不是幻觉吧？他狠命地摇了摇头。

他叫何一伟，原是 S 省军区组织处副处长。现作为林彪秘书候选人，奉命进京报到。

昨天——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，他在火车上听到了毛主席检阅百万革命小将的消息；而今，他却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首都文化大革命的气氛。

一辆辆挂着“造反有理”标语的公共汽车急驶而过。一队

队，一行行，身穿黄军装的中学生们，雄赳赳、气昂昂地喊道：“要革命，你就站过来！要是不革命，你就滚他妈的蛋！”那臂膀上的“红卫兵”袖章，倒是异常的鲜明、醒目……

何一伟被这种轰轰烈烈的气势包围着，冲撞着——北京是神圣的！

国防部——中国的最高军事机关，远远望去，门旁站立的两位佩戴执勤袖章的卫兵，宛如两根凝固的石柱。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油然而生。

他走进接待室。

一位中年军人迎了出来：“啊，何一伟同志，你看，真对不起。”他满脸歉意，主动伸出手臂。

好面熟呀，何一伟略一思忖，马上认出对方是军委警卫处的宋处长。

宋处长带着鼻音很重的山东口音，很宏亮地说：“刚才派出接你的车，闹了点误会，跑两岔了。嘿嘿，热坏了吧，北京可比不上你们东北凉快呀！”他很热情地把何一伟领到休息室。

“没关系！没关系！”何一伟解开了被汗水浸湿的军衣。

“先休息一下，洗个澡，睡一觉。下午我陪你去林总办公室报到。”

“喔，在毛家湾，西城区，离这不太远，十分钟的路吧。不过，咱们先到人大会堂，林副主席和叶主任暂时在那里。好了，你休息吧，工作的事不用忙，到时候，会有人安排的。”

宋处长意味深长地笑了笑。

一个月前，在S省军区的招待所里，何一伟奉命向一位上级机关的领导同志汇报民兵工作。说是汇报，实际上是东拉西扯，对方什么都问。临分别，那领导才悄悄地透露一句：“我

姓宋，在军委做警卫工作。”

蹊跷。“警卫”——“民兵”？风马牛不相及嘛！

他就是眼前宋处长。

随后，机关里风言风语，传说何一伟要上调高升了，闹得他惶惶不安。

私下里，他曾向首长询问过：“沈阳军区组织部要调我吗？”

“嘿，不是沈阳的问题嘛。”老首长笑了笑，却又滴水不漏。

“是总政调我吗？”

“也不是总政的问题哟。”

何一伟没有再问下去，还有比总政还大的机关吗？也许是给军委首长或哪位老师当秘书？他胡乱猜测着，却又猜不出个所以然。

几天之后，干部处长风风火火地找到了何一伟：“喂！军区干部处电话通知，决定调你去林总办公室当秘书……。”

“什么！”他吓了一跳。不能相信，也不敢相信。“让我给谁当秘书？林彪？天哪，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？”

“什么开玩笑，真的！北京催得紧，今天下午四点有趟快车，你先去沈阳军区办手续，明天就到北京报到。”

是哀？是喜？容不得何一伟多考虑了，匆匆赶回家。妻子也像他一样惊住了，而后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望着丈夫，只是乐。

何一伟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，登程了。送行的人可真不少，去了六七辆汽车。这当然要算是省军区的一件大事。人们无不欣羡地说他前途无量。

前途无量吗？是的，何一伟赶到沈阳，军区副总司令员接见他时，也是这样说。他不知道，这次调动的最后决定，是由林彪作出的。

“给林总当秘书，愿意吗？”坐在何一伟对面沙发上的副总司令员，脸上露着长辈对晚辈慈祥的笑容，语调平缓地问道。

“愿意！”何一伟点点头。

“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“我怕干不好！”

“噢，那没关系，慢慢会适应的。”副总司令呷了一口茶，“战争年代，我跟林总打过交道。没有什么好怕的，都是平平常常的人嘛。长征时，我在他手下当过作战参谋，算是他的老部下了。这次，林总来大连避暑，我去看望他。叶群，嘿，就是林总的爱人，“林办”主任，托我在东北部队中物色一名读文件的秘书。我不好推辞，可给“林总”选秘书，真比选状元还难哪！既然你被选中了，那是件很光荣的事嘛。哈哈，很幸运的喽！”

“首长，我知道了。”

“年轻人，好好干吧，祝你一帆风顺！在林总身边工作，就等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嘛！”

兴奋、欣喜、庆幸，他形容不出来自己的心情。然而、惶惑、茫然、惴惴不安，他是确实感觉到了。

电报大楼……新华门……依次从咖啡色的窗纱前掠过，汽车缓缓地停在人民大会堂的北门。

何一伟紧随着宋处长，踏上花岗岩的阶梯。

他们通过层层警卫，径直向里走。宋处长不时地向卫兵、

工作人员点头致意显然他是这里的常客了。

何一伟放慢脚步，细细地领略着大厅里的风采。雕花的天棚，精美的吊灯。浅黄色的大理石泛着光泽，显露着自然的水线波纹。脚下柔软华贵的地毯，铺成长长的通道。向前延伸着。

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凉意，带着淡淡的玫瑰花的馨香，迎面袭来，使人宛如置身在微风瑟瑟的秋季。这是“空调”吧，可它安在哪儿呢？

“喂，老何，请这边走。”前面带路的宋处长停住了，何一伟快走两步。跟了上去。

宋处长轻轻推开一扇雕刻着花纹的紫檀色大门。室内一片漆黑，软绵绵的地毯将杂音都吸拢了去，静悄悄的。

宋处长在黑暗中消失了。何一伟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，努力辨认着方位。奇怪，大白天的为啥搞得这样黑呢？少许，眼睛适应了室内的幽暗，依稀可见右侧有道没关严的门，一缕微弱的光线投印在墙壁上。听着窃窃私语声，他看到沙发上坐着几个人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便衣的，他们向何一伟投来好奇的目光。宋处长把何一伟介绍给大家，然后问道：“首长和主任起床了吗？”

“可能快了。”一个人说。

从那扇透着光线的门，走出一个人来，依然看不清面孔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是‘林办’秘书兼支部书记孙志民同志。”

“欢迎你来这里工作。”

“好啦，你们谈吧，我的任务算完成了。”宋处长显得很轻松。“何秘书，回头见，我会常来的。”